

前浪后浪 一起乘风破浪！

“国之良医－前浪后浪”栏目正式启动

▲《医师报》融媒体记者 宗俊琳 尹晗 荆冰 熊文爽

“医学需要创新，医学需要传承，正是前浪与后浪的相互推动，相互激发，医学才逐渐沉淀下厚重的传承故事和永恒的发展氛围。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——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株幼苗，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，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，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，成长为巨人，成长为力量。”

8月23日，在《医师报》社“国之良医－前浪后浪”栏目启动暨故事分享主题论坛上，中国医师协会秘书长李松林如此感慨。

今年的五四青年节，演员何冰在网络上发表了一段名为“后浪”的演讲，“后浪”一时间成为热词。

从前浪到后浪，是前辈向后辈的传递，是后辈对前辈的承继，是时间流逝、时代更迭，是人类的迈进、世界的推进。

在“国之良医－前浪后浪”栏目启动仪式上，伴随着“第五届《医师报》医学大家讲述的师生传承之声和此次会议现场嘉宾的美好祝福声中，“国之良医－前浪后浪”栏目正式启动。

该栏目将一月一期，从医学学科角度着手，以对话访谈的直播形式举办，邀请“医学大家”讲述老中青三代医者的故事，并就医疗领域的传承、创新、教育、发展等人文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与广泛探讨。

正如李松林秘书长所说，不管前浪，还是后浪，只要还在不停息地为梦想而奋斗，都可谓之“乘风破浪”！医学事业就是在前浪后浪的大江大河中，沉淀下深厚的传承故事和永恒发展的“丰碑”。他表示，期盼前浪、后浪共同携手，一起乘风破浪，为人类生命服务，为人民健康服务。希望能听到更多创新与传承的好故事，也希望更多的前浪、后浪一起奔涌向前。

启动仪式由《医师报》社常务副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主持。第一期“国之良医－前浪后浪”栏目由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袁钟主持。本期直播同步在好医靠、今日头条、微博卫生健康进行，直播间观看达217 363人次，点赞11258次，各直播平台共计传播37.8万余人次。

观看视频
扫一扫
回放

陈可冀 院士



韩济生 院士



李松林 秘书长



陈可冀院士：老师影响我一辈子

1954年，我毕业于福建医学院（现福建医科大学），后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当内科助教。当年6月，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：“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，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，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，共同参加研究工作”。

1955年12月19日，中医研究院（现中国中医科学院）正式成立，我成为其中一员。经过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，我们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生，将青春与毕生献给了中西医结合

事业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冉雪峰先生、蒲辅周先生、郭士魁先生、岳美中教授、林巧稚教授、张孝骞教授、吴英恺院士等中西医大家都是我学习的典范。

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临床思维，更教给我行医、做人的准则：比如，蒲辅周先生曾对我谈起，他18岁出师时，师傅送给他的三件礼物：一双草鞋，一把雨伞，一盏灯笼。这是教育他：出诊不论路程远近、刮风下雨、白昼深夜。

韩济生院士：遇到好老师是幸运

1952年，我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生理教研室，在吴襄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生理学。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前线需要大量的血液。大连市领导组织了一个2000多人的大会，要求学院派人宣讲献血对人体产生的影响。吴襄教授对我说：“韩济生，这个任务交给你来完成，你能行！”当时，我只是一名生理进修班的学生，但老师将如此重任交给我，那份信任深深地印入脑海中。

医师节刚过去，教师节马上

来临。在这么美好的日子里，我深深地怀念给予我帮助的老师。我还想说三点体会。

第一，没有人生来就是专家，当国家需要时，全心全意地投入、干一行爱一行，才能成为专家；第二，遇到好老师，是一件幸运且幸福的事情。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数，一些人幸运地得到了老师的点拨与教导，才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；第三，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才是对培养、教育我们的老师最大的感谢。

国之良医－前浪后浪①

老师的爱超越了医学



北京协和医院陈有信教授（右）忆导师张承芬教授

袁钟：你对导师的印象是什么？

陈有信：我的老师张承芬教授，1925年出生。她个头不高，身材弱小，内心却极其强大——她要把中国的眼底病事业做好。与其远大志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她的生活非常简单，两点一线加办公室。她风雨无阻，甚至大年初一也要去办公室。她把更多的爱给了患者，给了同事，给了学生以及医学事业。

袁钟：导师对你有哪些印象

深刻的启发？

陈有信：张承芬老师写了一本书送给她的老师，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眼底病的床头必备经典之作，也是她的心血之作。我读博士的时候，她正在写，至少花费了五六年时间才完成，扉页上写着“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恩师罗宗贤教授”。我编纂的这本书，是赶在她7月20日纪念日之前出版的，我也在书籍的扉页写上了“谨将此书献给为眼科事业奋斗一生的张承芬教授”，这是传承。

互动环节

老师是我的坐标

袁钟：作为医学“后浪”，“前浪”导师对你们有怎样的影响？

杨田：医学大家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为人谦和，平易近人。不仅对学生如此，对患者更是如此。每当有老患者回来时，我的导师吴孟超院士总是很热心地去握手、拥抱，令人心生温暖。同时，吴老非常注意细节。每次看诊，他总是会吧听诊器捂热后再放在患者身上。

刘正：在医学生涯中，老师们的言行举止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导师王锡山教授经常对我们说，作为一名医生，一定要有“两感”：一是成就感，一是内疚感。我深以为然。成就感是职业幸福感；内疚感则帮助我们思考，使我们始终保持前行的方向。

要对得起自己
更要对得起国家

刘正：韩院士，您是如何将

事业坚持下去的？

韩济生院士：当时做针刺麻醉，一方面是接受国家任务，另一方面是探索科学。我们发现针刺镇痛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，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。我也被邀请至27个国家和地区讲解针刺镇痛的原理，完成了国家任务，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荣誉有则锦上添花
无则淡然处之

杨田：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，年轻人应该追求荣誉，还是应脚踏实地做好日常工作？

袁钟：二者都不可荒废。除了要做纯粹的医生，还要兼顾科研。有句话说，离患者越近，就是离疾病的真相越近。荣誉，有则锦上添花，无则淡然处之。

（完整的医学故事将在《医师报》人文频道陆续刊出）